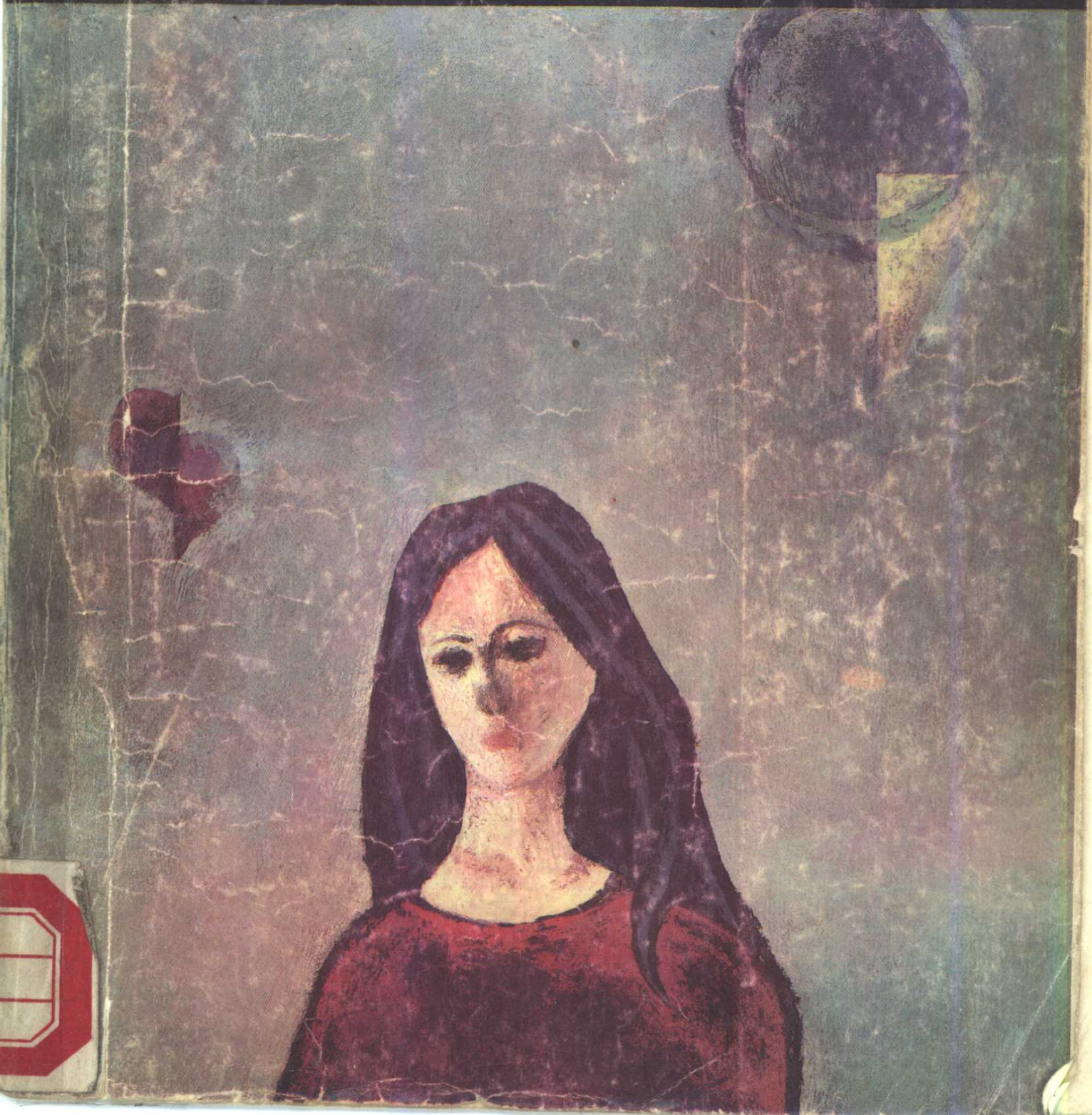


(香港) 东瑞

# 夜来风雨声

THERE CAME A STORM LAST NIGHT





52075  
857  
2

# 夜来风雨声

— (香港) 东瑞 —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彭鹤松  
封面设计 黄小祥  
技术设计 苟新璧

**夜来风雨声**

〔香港〕东 瑞

---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3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125印张 352千字

印数1——39,0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号：10115·752 定价：3.30元

ISBN 7-221-00023-9/I·05

# 夜来风雨声

## 目 录

夜来风雨声.....	( 1 )
拜拜波士.....	(92)
路 标.....	(182)
妮黛之舞.....	(221)
京都秋梦.....	(263)
茉莉花开.....	(306)
透视者.....	(330)
我如何写中篇.....	(433)
漂泊的日子 ——我走过的路.....	(437)
后 记.....	梁若梅(445)

## 夜来风雨声

公园很黑。君仪失魂落魄地走进去的时候，竟觉得那儿最安全。时分应该过了午夜，公园里不见半个人影。就找一张靠背长椅坐一夜吧，她想。往昔，她很怕草丛深处突然冲出几个臭飞，拿着刀儿逼她，劫物劫色。现在，很奇怪，这种感觉似乎丝毫也不存在了。

雨后的公园很静，空气也很新鲜。君仪边走边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。她找到一张靠背长椅，就在一座柱灯附近。可是趋近一看，椅子很湿，使她犹豫。对着那长椅发了一会愣，她决定还是不要了。公园里椅子多的是，何必要湿的这一张，再找吧，总还会有的。她继续往前走。

远处就是大厦群。它们的背后是墨黑的夜空。大厦高楼往上耸立着，有如一匹匹站立起来的怪兽。奇怪，真是奇怪。她的家就在附近，往常，只要将睡房的窗子推开，她就可以看到这群大厦。她也数不清看过多少次了。从来不曾有过今晚般的感觉。景物会变得这么厉害么？雨夜过后的高楼真是这么可怖么？这一刻，

她又看到部分窗口透出或雪白或淡黄的灯光。过去她觉得那是多么柔和，多么温暖，窗里的人们都在相亲相爱。现在她觉得灯光也变得丑恶，是表示一种虚假。虚假需要灯光去掩饰。人类的纷争大都是在屋子里发生的。

乌云深处滚过劈哩啪啦的一阵响雷。暴风雨还留有余威！君仪蓦然一阵心惊。不过，雨要下也阻止不了，就让它冲一夜，那会非常清爽。一会，她又想：不下雨最好。她就可专心一意找张干净的椅，坐下来，度一夜。不会有人知道她这一晚到哪里去。让张明康四处去打电话，让他气得发疯。他扭曲着脸时她会得到快意！

闷雷又响了几下。君仪越发着急了。她定神细想，似乎才警觉这是个荒凉恐怖的公园。

不远处有张长椅，看来不太潮湿。算了，就这一张吧。君仪坐下来。当她坐下来，便不能不面对公园内外的景物了。眼前的一切比过去都漆黑模糊，连一支支柱灯发出的光芒，也那么微弱。刚才那一群高楼大厦，仿佛要从夜空上压将下来。君仪惊得差点叫出声来。长椅前面，是矮矮的树丛，在夜风中簌簌微动，好象藏着无数鬼魅；后面呢，不知名的热带树木的叶子轻轻地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听来有一种悲惨的意味。君仪忽然感到不胜的寒意，浑身颤抖起来。

这漫长而充满危险的一夜，就这样在公园的这一张长椅开始吗？还在半小时前，她也身处那些有灯光的温室里。但是她能不出走吗？直到现在，她耳边还似乎听到丈夫张明康对她凶暴辱骂的声音。他讽刺她、打击她、污辱她，甚至公然出口驱逐她：

“你滚出去，这屋子是我买的。”

“好，我相信你不会后悔，我现在就走。”她取了提袋，走到房间，吻了小雅熟睡中红苹果色的颊一下，不无眷恋地开门走了。

就这样，她走到这连白天里也并不太热闹的公园。愤怒和怨恨灌满了她的胸膛，胆小和恐惧就被驱逐得很远了。

他还算丈夫吗？那屋里的气氛容许她呆下去不走吗？张明康是一天比一天地陌生了。

君仪被悲伤袭击得很疲倦，缓缓地闭上眼睛。想起小雅，此刻还在安睡，她可不知道她的爸爸妈妈之间隐伏的危机，这一年终于出现裂口，这口儿越来越大；家庭的风暴早在婚后不久旋着，旋着，时缓时急；这一年就刮大了起来，成八号风球，不管怎样，都无法收拾了。君仪觉得脸上很湿，她以为天又下雨，以手往眼眶一抹，方知不知何时起，泪流下来了。

他竟然赶她走。他当她是什么？

这口气无论她多么善良都不能咽下去啊。可怕的是朋友们都不了解他。她们看到他在外表上对她百般呵护、斯文可亲，都以为他是个好丈夫，而她嫁给他，变成了一位幸福的女人。她们看不到在家里的时候他怎样对待她。在家里，他是暴君，是一只原形毕露的兽。

她是爱面子的女人。见到恩爱的朋友夫妇，她尤其不愿将家事透露一分一毫，那是非常丢人的。自卑，使她很愿意将所有的苦混合着泪吞进肚腹里去。就说李维和小姬这对夫妇吧，始终是那么关心她，可是她就守口如瓶，从未讲一句半句什么。凭着李维那么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小姬，她就觉得自己的丈夫太丢人了。归根结底，只能说明的，还不是自己走了眼，自己愚蠢吗？朋友都会问她，为什么会和张明康结为夫妇？她当无言以对。这一句，促使她将夫妻已经破裂的秘密守得很紧很紧。她经常到李维小姬夫妇家，当他们问起明康的近况时，她总是很艺术很巧妙地将话题转移到小女儿小雅身上。这是夫妇与夫妇间最佳的谈天题目。李维小姬当然轻易上当，接受了。

“小雅好不容易考上名气小学。这间小学全香港最著名的。”

她说。从来没有多少人能觉察出她在许多动作上，做了很多掩饰工夫；她的每句话之后，充满辛酸。

李维和小姬听到她谈孩子，兴致常常很高，因为他们也有个六岁大的子平。

……将来，小姬知晓了，必然会很吃惊。不过，这样长期地隐瞒下去，对她并不公平。明康这样待我，难道我还该为他脸上贴金不可？自己闷在心里，迟早有一天，自己的胸腔就会象灌满石油气的铁桶子那样爆炸。

茱丽、瑛瑛她们快回来了。茱丽未婚，好打不平；瑛瑛有过离婚经验。一定要告诉她们，她们和她有较多的共同语言。

雨终于没有下。君仪从钱袋掏出纸巾，抹了抹情不自禁流下的泪。当她的手掏进钱袋，看到那一瓶药丸。心猛地跳了一下。

那是多久的事了？

大约半年前吧。在一次和明康的激烈争吵后，明康打了她一个耳光。当晚，她就吞下二十粒安眠药丸，迷迷糊糊地睡去。她多么希望跨一步就能进入天国，没有喜怒哀乐，没有任何知觉。可是人要死偏是那么不容易！她所期盼的，象上次一样，明康会紧张，会爬到床上，拚命摇她喊她。可是没有。小雅看她拚命地吞药丸，跑过去告诉爸爸。他却一点儿也没有理睬，呼一声开门出去了。从那时起，她就完全绝望了。

为甚么要死呢？真傻。此刻君仪想。死岂不是便宜了他？他的内心并不会内疚，他丝毫没有犯罪感。

不能不羡慕茱丽了。她如今是自由身，放荡不羁，没有谁约束她，虐待她，不象她当年被明康的甜言蜜语所骗取，早早地结了婚。

茱丽可好，飞伦敦读书，几年来脱离这纸醉金迷，令人烦恼、心碎的世界。



瑛瑛莫名其妙地被人遗弃了，但现在有个痴心汉在热烈追求她。她也有个很好的职业，开了个门诊，为人看病。经济上是不必愁的。那个痴情男人家在夏威夷，有意带她到那儿去。

悔恨的浪潮强烈地涌上来，女人为甚么要结婚？女人非有男人就不能过活吗？

可怜的只是小雅。要不是为着小雅，她根本不必犹豫那么久。她静待着夫妇和好起来，然而这种局面没有出现。……

君仪此刻抬起手来看腕表，已是午夜三时。公园里一片死寂，马路上车声近于无。再过二个多小时，天就会再亮。

烦恼的白天将再度到来，她感到痛苦。

大家都说香港治安不好。就在那住着几十户人家的大厦的电梯里，有时候还会发生劫财事件。

妙龄女子被坏人用利刀威逼，施暴的地点往往是在后楼梯口的地板上，离一列住户只有几步远。

而君仪坐在午夜公园的椅子上，坐了一夜，甚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可见“运气”很重要，君仪想，“命运弄人”。她从椅子上立起，自个儿摇摇头苦笑。

黎明的天色很不好，乌云压得很低，街灯早就灭了。看着远处自己住了几年的大厦，她又熟悉又陌生。她的心胸充塞着无数与阴沉天色一样的死灰。这家她也无半点回去的意思，家是明康买的，他不是说了吗？

要不是那屋里的一个房间，在一张床上，睡着她心疼的小雅，她实在不值得回去。

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慢一点再说，可以找一找茱丽和瑛瑛。起码瑛瑛可以收留她。瑛瑛的房子有一间空的。

可是小雅太可爱了。小雅九岁，长得聪明伶俐。她的皮肤白皙细嫩，又有一张人见人爱的容貌。人人都说她是日本娃娃脸，

386730

送到日本去，连东洋佬也分辨不出来。

她在两年前考上了九龙地区最好的女校。那是许多中层、上层家庭的家长所梦想自己的女儿进去就读的。自己认识的朋友，有女儿的，都没有一个如愿，而小雅居然为她争气。

小雅太可爱了，她乖。唯一使她担忧的也是她太乖了，秉承了自己柔顺的那一面。女子太柔顺容易受人欺侮。她以后不该要女儿事事顺从妈妈，应当允许她适当违抗大人的意志。

唯一留恋的是小雅！

君仪缓慢、软弱无力地走出公园，在人行道走着，那感觉是：世界好象不存在了。

唯一的思念，唯一的存在是小雅。

君仪通过那条人行道，跨过马路，象昨夜进公园一样，失魂落魄地走进她居住单位所在的那幢大厦。楼下的管理员抬头看她的神情，还有那一夜没有入睡的熬红的眼，露出惊讶的神色。君仪勉强地微微一笑，和他打招呼。

她进电梯。到了自己屋外，取了锁匙开门，屋内静悄悄的。推开房门，小雅还在睡觉。

小雅那怕在睡，也在紧皱着眉头。昨夜那场吵架，她在旁边听着，她是知道的。

明康不在。大约在昨晚吵后，他也离家走了。他去了哪里，她也没有知道和关心的必要。

君仪到洗手间，用面巾抹了一下脸。脸部好受得多了，整个人也感到有精神一些了。可是当她再度猫着脚步，走进小雅那房间，想到夫妇不和给她带来心灵的伤害，她禁不住心头一酸，鼻子塞住，眼儿自是红了。

这一切都没有发出声响，奇怪的是小雅的身体动了动。也许是母亲身上所存在的那种第七感感应，就在这刹那间，小雅竟突然睁开眼睛。当她看到妈妈突然出现在她跟前，她愕然地愣了半

响，好一会知道这不是做梦，才爬起来，扑到君仪怀里哭了。

“小雅，不要哭。妈咪不是回来了么？”

“妈咪，昨天晚上你去了哪里？”

“妈咪到一个阿姨家里睡。”君仪撒了一个谎。

“谁？”小雅寻根刨底。她对妈妈所交的几个朋友都认识；她还知道君仪除了茱丽、瑛瑛等几个朋友外，和其他人不大来往。

君仪知道瞒不过女儿，也不想再骗她，就说：“爸爸赶妈咪走，妈咪在公园里坐了一夜，没有睡。”

“公园里有坏人的，妈咪！”小雅露出惊讶的神色。君仪又感到心头一热，小雅年龄虽不大，却已懂得关心母亲了。忽然又想到冷酷无情的明康，内心感到愤恨，便说：“世界上的坏人都不欺负妈咪，只有爸爸欺负妈咪！”

小雅沉默下来不说话，君仪忽然问她：“爸爸去了哪里？”

小雅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昨天晚上他就走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”

“有人打电话来找妈咪没有？”

小雅说：“有，十二点的时候，茱丽姐姐打电话来找妈咪，她说今天要来我们的家。后来，瑛瑛阿姨也打了电话。”

啊，她们都飞回来了。那么巧，时间就在她走出家门上公园不久。

“小雅，你现在就刷牙洗脸，我们出去吃早餐，然后去找茱丽姐姐。”

小雅洗好脸，自个儿换好了衣服。君仪也换了套衣服，略施粉脂，可是当她要离开洗手间那面镜子的时候，一种奇异的感觉忽然滋生，仿佛刚才镜子里映出的是别人的一张脸。她在那一瞬间真是吓了一跳。她走出去又转身回浴室再照一次。

她定睛一看，吓了一跳。镜中的脸，憔悴不堪，脸形瘦削，颊骨微微地凸了出来，眼眶却是陷了下去。就在眼睛之下的那部

分，两抹黑黑的圈儿，任再化装也隐隐浮现出来，抹也抹不去。

她好不伤心，嘿嘿苦笑着。在这一刹那间，她也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，把满腹的悲愤怨恨都哭出来！过去人人赞她漂亮、好看，有一张瓜子脸和端正的、小巧玲珑的五官，而今全部变形，全都不存在了。恶劣的心绪太害人了。离婚前夕，女人就是被摧残到这地步吗？瑛瑛、茱丽她们见到我，会怎么说呢？

小雅听见君仪自个儿发出苦笑声，害怕极了，站在厅里远远地叫：“妈咪——你不要这样笑，我好害怕。”

“走吧！”君仪从浴室出来，就想开门。她想着：晚上还回来这儿干甚么？她不想再见明康。她又进房间。

“妈咪，你又做甚么呀！”

“妈咪带几件衣服，我们今天不在家睡。”当她再次开门，才又记起忘了先给茱丽打电话。“看看茱丽在不在。”她对小雅说。

接电话的是茱丽。

“喂！我昨天上午到香港的，”电话中传来茱丽又热情又爽朗的声音：“昨天一整天我都找不到你。现在发了吧？哈哈……”

“茱丽，你现在有空吧？”

“我除了忙买东西，回港就是要见见面，开开心心玩一玩的。欢迎你来，我在家等你。”茱丽的话比较正经一些了。

“我乘的士，马上到。”君仪心里此刻发急了：“就这样吧？见面详细再谈。”

她放下了电话，离家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她和小雅抵达茱丽的家。茱丽立即将君仪的身子拉了过来，轻轻地拥抱了她。

“你学到这一套了？”君仪并不习惯。

“老朋友，好久不见面了嘛！”茱丽用手轻打了一下君仪的肩膀。



君仪坐在沙发上。

茱丽发觉了小雅，很有兴趣地逗她：“啐，好大了嘛！越大越漂亮了。小雅，今年多大了？读几年级了？”

“小雅，你还没叫。”君仪向小雅使眼色。

“茱丽姐姐！”小雅柔声地叫她。

“可以添个小弟弟了吧？”茱丽望着君仪，似乎只是出于自己好问的个性。

君仪听她这么问，露出一丝苦笑，道：“永远不会再有了！”

茱丽从她这话听出音，问：“明康他怎么样了？”

君仪未及回答，小雅已很小声地在那儿插嘴：“爸爸打妈咪。”

“那你们准备离婚了？明康怎么搞的？”茱丽原先站着，此刻却坐下来。她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眯起了眼，将头枕在沙发上。她喜欢做这仰起头的样子，好象一个勤于思考的哲人已经思索得很疲倦，需要休息一样。

一会儿，她口中念念有词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出下面一番话，令君仪听了不能不惊异：“唉。结婚那么可怕。瑛瑛离了婚，你也准备离婚——我本来还急着结呢，爸爸也老在催我，再不结婚就变成一个老姑婆了——现在看到你们的婚姻都破裂了，我明知那是一张恐怖的网，我又何必往网里面跳？”

就在这时，从房间走廊突然走出一个六十来岁的男子。

“我父亲。”茱丽对君仪说。

君仪向他笑笑，男子趋近跟她握了手。

茱丽的父亲，君仪见过几次。他住在印尼，因为茱丽几个兄弟都在香港做生意的关系，他也常来香港走动，看看他们。这一次很巧遇上茱丽从伦敦回香港度假。

“我这女儿最不听话，”老人家笑着，摇摇头感叹道：“老爱念书，一去就是四年，现在已经三十一了！读书，读书！读书有

个屁用？读书得越多越没人敢要。在印尼，女的十七八岁就结婚，二十来岁结的也很普遍，三十的老处女要嫁出去已经很困难！……”

老人家又摇摇头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叔叔，”君仪安慰他道：“茱丽条件那么好，不怕没有男子追求。”

“哦？”老人家听到君仪赞自己的女儿，忽然感起兴趣来，本打算回房休息，此刻又停住，想听下去君仪怎么说。

“茱丽长得漂亮，你看她的眼睛就很迷人，”君仪笑着：“身材也适中。另外，她读了这么多年书，有文化有学问。”

茱丽父亲却大不以为然，摇摇头：“现在的男人不一定要找这样的女性做老婆。有的男人还有自卑感，不敢追求这样的女子！”

茱丽父亲说完，叹了一口气，进到内屋去了。

“我爸爸，”茱丽望着父亲的背影做了个鬼脸，对君仪说：“一直逼我结婚！”

“他为你找对象！”君仪问。

“前几年我回印尼探望他们两次，他们就要我在那里结婚。”茱丽以不屑的、懊恼的口气：“还介绍对象给我，都是做生意的人。”

“大老板吧？”

“大老板是大老板，不过年纪都和我差不多，现在在印尼华人社会，在商场中比较活跃的都是年轻人！”

“你考虑过没有？”

茱丽摇摇头：“我对生意没有兴趣。大学再读一年就毕业，我最关心的是，继续读下去，考硕士，还是马上找工作。”

君仪对茱丽的情况不禁有点羡慕起来。茱丽读了中学之后，能够按照她自己的理想去读大学，没有过早地陷进家庭的漩涡，因此也就不必承担婚姻的烦恼。不过，羡慕是没有用的，而且，

她觉得茱丽所过的那些求学生活，离她已经十分遥远了。茱丽有许多想法，未必实际，她太幻想，连对婚姻也是如此。

“有了对象没有？”君仪问。

茱丽回答得十分狡猾，她说：“朋友倒很多，要选一个志趣、精神比较投合的呀！”

君仪还想进一步问下去，却见茱丽一本正经地挨过来，和她坐在一起：“你们的事到底怎么搞的？”

君仪在明康面前素来倔强，不露一丝一毫软弱的神色，可是在好朋友身边，听到这样的关怀，内心一酸楚，眼眶顷间就红了。

“他昨晚出口赶我。”

茱丽一听，心头就火了：“他有什么权力？他不把你当人，虐待你，你可以告他。”

“屋子是他买的。”君仪说：“这是他最大的理由。”

“看不出来，他在很多人面前从不对你这样。”茱丽摇摇头。过了一会，她竟问起这样的问题：“仪，当年你还没结婚，还在写字楼做事的时候，我还记得，你告诉我，有好几个老板对你有意思。我实在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选择明康？他当时不过开始做点小生意而已。人又不见得怎么样，个子那么矮。”

君仪频频苦笑，过去的事她不愿多想。那对她只不过是一场不可挽回的教训，一次绝大的人生讽刺。她那时非常天真，以为天下的大老板没有一个好货色，嫁给有钱人，自己不多久就会变成被囚在笼子里的金丝鸟。所以她回绝了那些老板，尽管他们都是单身，嫁给他们是堂堂正正，明媒正娶，而不是什么“黑市夫人”。

“现在多说也没用了，”君仪冷静地：“女人如果没有本身的弱点，又怎么会被坏的男人攻入？我当时看他虽然家境不富，但勤奋肯做，有意创一番事业。我想，这才是根本。没想到我正是被他毁在这一点上。”

“他到底不满意你什么？你们的矛盾究竟在哪些方面？”茱丽刨根究底，事事好奇。

“结婚后，我还上班；一年后，生了小雅，我辞了工。经济来源就不能不全靠他了。问题就出在钱。”

茱丽说：“我觉得看在钱份上的婚姻十分可悲。仪，你和他离掉算了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想离？早就跟他提出来。他不肯。”

“不肯？为甚么？”

“他爱面子。这一点你可以看出他为人的虚伪——就说钱吧。他既每个月给我固定的家用，可是又控制得很紧。他经常查问我每一笔开支的用途，更离奇的，是他怀疑我在外面养男人……”

君仪这一番话说得很激动，接下来更是滔滔不绝地劝茱丽了。

“茱，我的教训你要吸取。你不能走我的老路。对一个男人，你不能只听他的甜言蜜语，要从旁，从别人那里多了解他，调查他。不论你交的是香港人也好，大陆移民也好，外国人也好，不要轻易相信。……”

“看到你们的情况，我觉得结婚十分恐怖！我都不想结了！”茱丽打断她的话：“一个人自由自在多么好？结婚到底为了甚么？我现在越来越弄不清楚了。”

“你也不必看得那么可怕，”君仪说：“我的意思是要慎重。”

“我想试一下同居。”茱丽说。

君仪笑起来：“那你会伤你父亲、你家里人的心。他们不希望你变成那些新潮的洋妹。”

茱丽忽然想到甚么，问：“仪，你长得这样美，明康还不满足。这就没话说了。明康在外头有没有玩女人？”

“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我管不到他。他经常为生意的事到菲律



宾、泰国、台湾，一去就三五天，有时十几天。他回来我从没有问过他这方面的事。有的男人爱逢场作戏。我对他要求不高，只要他对我好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嫖一次妓我不会计较……唉。”

“你这样待他，他还是变了！”

“笨，我想现在该走了，”君仪说：“有空你代我约瑛瑛，我们出来聊聊吧。我也很久没有看到她了。”

“夏威夷那个男人有意带她移民到夏威夷，听说也是个离过婚的男人。”茱丽说。

小雅和茱丽的侄女们玩得很好，所以在她俩谈话的时候，她不来打扰。

君仪带小雅走了。

## 二

茱丽马上觉得无聊。她打了个电话给瑛瑛，瑛瑛不在。

两个好朋友的婚姻都不幸，使她对新面临的问题也产生一种恐惧感。

她进房间，躺在床上，想小睡一会，瑛瑛和君仪的影子却不断在眼前闪现。

那两个面影，似乎都在嘲笑她，面前就是一个万丈深谷，她为甚么还在往里面跳？

茱丽想将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排除开去，可是不能够。它们总是无声无息地缠上来，使她不能安睡。

柜台上的闹钟嘀嗒响。时钟指着十点。房内静极了。

她蓦地记起九年前，不，有十年了吧？十年前有一件小事，她始终不能忘怀。

那时张明康在拚命追求着君仪。君仪抵挡不住他的死追紧缠，终于也堕入明康撒出的那张情网，和他热恋了。他和她成了